一辈子 YI BEI ZI ZHI ZUO YI JIAN SHI
只做一件事

早在1987年，他就把镜头对准任丘大鼓。后来到文化馆负责非遗工作。从濒临消失的地方民俗文化，到县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非遗；从非遗出书、非遗进校园、非遗登上全国舞台，到建非遗馆、联合各省市策划全国非遗展，他和非遗的故事已有36年。

金洁在非遗馆中

金 洁：让任丘非遗火起来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陈子康 摄影报道

12月5日一早，赶到任丘采访金洁时，他正带着10多名市民参观非遗馆。辛安庄民间音乐会、任丘大鼓、东姜老调、古建青砖制作技艺、阴阳八盘掌……每到一处，他都好像是在历数自家的珍宝，娓娓道来，亲切无比。

在一面直径2米左右的大鼓面前，金洁停下了脚步。他从这面大鼓的历史讲起，一直讲到自己1987年第一次拍摄任丘大鼓时的情景。

“我和非遗有36年的感情了。”他手摸大鼓语调轻柔地说，那身大红色“文化志愿者”的衣服，在灯光的照射下格外鲜明。

只一眼就是半生

1987年，金洁18岁，初学摄影。

在寻找拍摄对象时，任丘大鼓好像也在寻找他一样，不经意间闯进了他的镜头。

早年间，每年阴历正月十三，任丘民间自发举办大鼓会。鼓手们抬着大鼓，从西城墙走起，遇有商户摆上茶桌，鼓手们就放下大鼓，酣畅淋漓地敲上一通。就这样一路走、一路敲，各村的大鼓队碰到一起还会打擂，看谁敲得更响。

那一回，金洁端着相机上街，忽然就被这震天撼地的鼓声吸引了。镜头一对焦，鼓手们敲起鼓来那自然扭动的身躯，鼓槌上那飘舞飞扬的红绸，还有那威风凛凛硕大无比的鼓面，无不充满力量和美感。他拍一张、赞一声，追着鼓手跑，快门按不停。

照片洗出来一看，他惊住了：虽然摄影技术稚嫩，拍出来的画面却帧帧都有可取之处。他暗想：自己这回算是找到可拍的东西啦！

他欣喜若狂，此后，带着相机追着大鼓跑。拍完了街市，就骑自行车下乡进村，这一拍就到了1995年。

那一年，央视“东方时空”来拍任丘大鼓。金洁时任文化馆副馆长，负责联系并协助拍摄。当时，央视记者分两组，一组早晨5点进村，拍摄装鼓的过程，另一组直达鼓会现场。眼瞅鼓会马上开始，可车辆还没到。央视记者背着摄像器材一路小跑，金洁紧跟其后，深受感染。从此，弘扬任丘文化，他更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。

2003年，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正式启动。金洁一下子想到自己拍了10多年的任丘大鼓。这算不算非遗？任丘还有哪些非遗？这些项目现状如何？如何传承保护……

于是，他一头扎进了非遗的天地。

抢救式挖掘 弘扬地域文化

任丘非遗的故事，都装在金洁的心里。

在梁召镇，辛安庄民间音乐会闻名遐迩。乾隆皇帝敕封其演奏的《关公辞曹》是每年鄚州庙会的“开光第一曲”。音乐会由管、笙、曲笛、云锣等9种吹打乐器合成，演出分文武场，少则15人，多则40余人。音乐会典雅壮观，具有古朴雅致、幽静舒缓、意韵悠扬、绵绵不绝等特点。2008年，冀中笙管乐——任丘辛安庄民间音乐会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。

任丘大鼓会的壮观场面 金 洁 摄

非遗进校园 金 洁 摄

金洁知道，辛安庄音乐会是燕赵文化长卷中一抹灵动的异彩，对研究古典民间音乐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申遗成功后，为了挖掘整理乐谱，他去过不知多少趟辛安庄村，和很多老艺人成了朋友。他们保留下30多首曲谱，《泣颜回》《关公辞曹》《山坡羊》……每首乐曲都蕴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和传说，但因为演奏起来有乐声而无歌词，这些曲谱背后的故事，只有几个老艺人说得清。金洁请他们口述出来。可惜的是，仅整理出6首，老人们就先后因病离世了。

这让金洁感到，必须争分夺秒、抢救式挖掘非遗，才能和时间赛跑，尽可能地把它们保护下来。

2006年，任丘大鼓成为省级非遗，还亮相省文化艺术节闭幕式。但鼓手年龄偏大，同一曲目有十多个不同版本的鼓谱，传承上面临诸多问题。金洁决定多管齐下，让任丘大鼓重焕生机：一是推广天门口村“巾帼大鼓队”的成功经验，另辟蹊径，号召村里的妇女学大鼓，让大鼓得以传承；二是提高大鼓表演的审美性，增加了鼓槌穿花、闪转腾挪、凌空飞跃等动作，使大鼓表演更有气势和美感；三是统一了民间鼓谱，便于传播和学习。在金洁和大鼓非遗传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任丘大鼓先后亮相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500天的鼓乐庆典晚会、上海世博会河北活动周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、京津冀文旅产品推介会等活动，还两次在北方鼓王争霸赛上夺得“银鼓王”称号。

金洁喜欢骑行。只要一有时间，他就骑着小赛车出发了。任丘的村村落落，都留下过他探寻、挖掘、保护、传承、拍摄非遗的身影，也因此交下了很多朋友。天门口村的赵树谦就是其中之一。赵树谦是任丘大鼓和任丘剪纸的双料非遗传承人。说起金洁，这位朴实的老农笑了：“老金可真不赖，我们30多年的交情了，他支持我们搞大鼓创新，任丘大鼓才有了今天新的繁荣。”

非遗文化密码亮起来

金洁是文化馆馆长，也是一名公益人。2012年，他自发组织成立任丘市文化志愿服务队，同时创办公益文化百姓讲堂，在文化普及和推广中，非遗占了很大比重。

怎么促进非遗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让非遗活起来、火起来？金洁一直在寻找破解之法。

挖掘非遗最核心的文化密码，让古老的艺术登上更高的殿堂，是其一。经金洁多方联络，中国音乐学院为辛安庄音乐会举办演奏会和研讨会，专家不仅高度评价了辛安庄音乐会曲谱的价值，中国打击乐协会还吸收这些来自任丘的农民打击乐手为会员。大学生还专程到任丘学习古民乐。金洁还说动书法家施晗，请他书写工尺谱。采访中，金洁拿出《辛安庄民间音乐会曲谱集》说，有了这本书，辛安庄音乐会就能永远传下去，去世的老艺人们也可无憾了。

把非遗带进公益文化百姓讲堂，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、进社区，是其二。如今，任丘不少学校开展了大鼓、剪纸等非遗进校园活动，因为有了统一的鼓谱，经过简单培训，音乐老师就能按谱教学，任丘大鼓得到了很好的普及。

金洁还有很多金点子。随着任丘非遗馆、任丘文化记忆馆陆续开放，一批由小学生组成的非遗讲解员也上岗了。这些小学生每人负责一个板块，每逢周末就来义务讲解，成为非遗传承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传承保护非遗，金洁还有个秘密武器，那就是摄影。从18岁的青葱少年“小金”，到鬓染秋霜54岁的“老金”，他一直用相机记录着任丘地域及部分雄安新区的70个非遗项目。今年，作为策展人，他联合全国20家文化（群艺）馆发起组织了“我们的中国梦非遗主题摄影联展”，在多个省市展出，并进行了线上展览。他还将自己主编的550多册、6种非遗书籍无偿捐献给各学校。

马上又到周末了，金洁计划着一场新的非遗摄影活动。他说：“每天都这么忙忙碌碌。”顿了一下又补充，“在非遗的路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停不下来。”

志愿服务、孝老文化绽放文明之花

青县人和镇村20名村民喜获市、县级荣誉

本报讯（记者杨金丽）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位于大运河畔，是一个只有437人的小村，其中却有20名村民荣获市级、县级各种荣誉。这要得益于该村近年来推行的志愿服务活动和孝老食堂建设。

人和镇村有6名村民先后荣获“沧州好人”“青县好人”称号。他们是：“沧州好人”胡宗权，青县“身边好人”刘子江、肖寿庆，青县月评“见义勇为”好人赵洪兴，“孝老爱亲”好人欧艳胜，“助人为乐”好人褚艳芹。此外，村民胡宗利、孙德明还获得青县“热心公益”称号，孙德云、肖福润等获得青县“孝顺儿媳”称号，张桂芹、阚亚丽等获得青县“文明市民”称号。

获得“沧州好人”称号的胡宗权，是人和镇村的党支部书记。他说，这么多村民喜获各种荣誉，是近年来村庄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硕果。人和镇村是个有32个姓氏的小村。清末，青县运河边建马厂兵营，天南海北的买卖人来此聚居，渐成村落，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村风，和睦友善、互帮互助的传统。2016年，村“两委”和村民们组建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，在移风易俗、拆迁拆违、村庄美化等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村民们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素质，感受到付出和奉献带来的身心愉悦。2019年，村“两委”提出为独居老人免费开办孝老食堂，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，村民们纷纷报名，轮流值班，为老人们义务烹制一日三餐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孝老文化，在这个村蔚然成风。

胡宗权介绍，除去长年在外做生意、打工的，以及上岁数或身体不方便的老人、病人外，村里的每个人都当过志愿者，且乐于奉献。评选上的这20名村民，只是志愿服务队伍中的一个缩影。他特别提到，村民李秀岩家庭条件不好，原本是贫困户。在大家帮助下成功脱贫，为了回报村里，他积极参加志愿活动，主动承担起村里的清洁工作。胡宗权说：“像李秀岩这样，虽然没有获得称号，但勤勤恳恳乐于奉献的人，我们村还有很多。”

暖新闻 新闻有温度 故事暖人心

发现·运河

运河畔发现140年前《刘氏族谱》

记载刘焘生平故事 张之万作序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王少华

在运河畔刘辛庄村采访时，81岁的村民刘卷瀛拿出了刘氏家族世代珍藏的光绪九年版老族谱，说：“这版族谱，还是张之万写的序言。”说着，老人拿起第一卷，翻开来让我们看。只见序言后面，写的是“大清光绪八年岁在壬午 丁未进士 翰林院修撰 历任兵部尚书张之万撰”。

这套族谱装在一个紫金色的木质书箧内，书箧上刻着《刘氏族谱》四个大字，打开来，里面珍放着数套《刘氏族谱总函》。每一函内又包括数本族谱。这些书都已发黄，但保存完好，打开来，字迹清晰可见。一同前来的运河文化爱好者陈立新惊呼：“太珍贵了！如果在博物馆，必须戴上白手套才能翻看。”

刘氏后人、81岁村民刘镇连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套族谱。他惊讶地问：“咱们刘家还保存着这套族谱吗？我以为已经没有了。”前几年，他和其他刘氏后人根据清光绪29年的《刘氏族谱》刚刚续了新家谱。用宣纸制作的传统竖排古籍版新家谱，还散发着墨香。光绪九年即1883年，距今正好140年。

族谱中不仅记载了刘家不同年代的世系传承，还浓墨重彩地记录了六世祖刘焘的故事，很有史料价值。

沧州是一座移民城市，这从《刘氏族谱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：刘辛庄刘氏原籍河南开封府陈州项城九溪村，为军籍。始祖是明代洪武时的百户；二世祖从军阵亡。永乐二年，二世叔祖刘海携嫂嫂与侄子刘兴奉命随驾北迁，落根沧州运河边的上河涯、下河涯（今刘辛庄），改为民籍。

《刘氏族谱》记载了从明永乐二年到清光绪年间刘氏世代谱系传承。其中，记载最详细、最浓墨重彩的，要数刘氏六世祖、刘兴曾孙、青史流芳的明代抗倭名将刘焘。

300年后，张之万这样表达对刘焘的崇敬之情：“公之文艺，李空同之俦也；公之武略，王新建之次也；公之忠贞严毅，又孙高阳之流亚也。”意思是，刘焘的文艺已媲美明“前七子”之首的李梦阳，武略可比肩曾建功两广的王守仁，忠贞严毅可与力守边关的孙承宗相提并论。

族谱中还记述了刘焘致仕后在沧州的生活。那时他已是六旬翁，身体仍然康健，最喜欢打猎射箭，而且“竟日不倦，一生无疾”，活到了87岁。

此外，族谱中提到刘焘“征剿贼寇，绘得胜图数轴。生前有行乐图，身后有遗影像，建立家庙，以便恳供”。这些文字验证了刘镇连采访中讲述的刘氏家祠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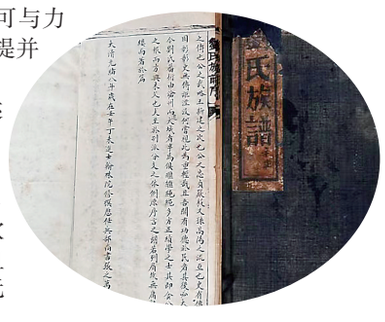
在刘辛庄村委会院里，刘镇连指着南面一墙之隔的房子说，这里就是刘氏家祠所在地。

在村中老人们的描绘中，刘氏家祠是一处院落，共有3间北房、3间南房。西门为正门，青石台阶，上悬黑底金字“刘氏家祠”的木匾，门洞内立有石碑，记载着刘氏家祠修建的过程。家祠和沧州文庙前殿的形制规模相同，灰瓦青砖，高起脊，四梁八柱结构，房屋外有庑廊相连。

民国时期，刘辛庄村建了新式学堂，初级小学在别处，高级小学就在刘氏家祠上课。每逢年节，这里还会依例举行祭祖活动。刘镇连小时候在这里上过高小，还在爷爷、爸爸的带领下，与其他刘氏亲友一起，参加过祭祖活动。那时，正房中央会摆上六世祖刘焘的文像和武像，两边墙上还会挂上刘焘保卫国家边疆南征北战的画卷以及谕旨。由此可见，后人口中的文像，就是刘焘身后的遗影像，武像就是他生前射猎时的行乐图。

1968年，刘氏家祠成了危房，翻盖后建成学校。当年，刘镇连26岁，就在这所学校当老师。每天从学校进进出出，他总想起小时候和爷爷、爸爸一起祭祖时的情景。只是后来家祠中的画像、画卷和谕旨等都不知所终了。

一同前来走访的文化学者邢景会对此很感兴趣。他说，自己走访过沧州不少运河村庄，第一次听说运河边建有家祠。中国推行新式教育后，运河边寺庙改建小学的比较多，像刘辛庄这样，家祠改建学校的，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他问刘镇连，怎么看家祠这件事？这位当了大半辈子校长的老人思忖片刻后说，祭祀先人可以凝聚家族力量、增强子孙文化自信、鼓舞后人奋发作为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。他表示，家祠后来改了学校，一代代刘氏后人在这里接受教育，相信刘焘公有知，也当笑慰。


光绪九年的《刘氏族谱》

在刘镇连（中）家，老族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